

大衛的投石索

洪心瑜/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10 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技術哲學導論

1

最後一次課程尾聲，視訊會議室裡笑語依舊。同學們正積極地發問、分享經驗、推薦奇文好書；老師也仍專注聆聽著，試圖回應質疑、拋出更多思路方向供大家參考；助教對答如流，也時不時 cue 幾位同學進到講台中央發表看法……距下課時間已逾一小時，聊天室新訊息的紅點持續明滅閃爍。

三個月前，我瀏覽著課程網頁、初次對技術物的角色產生好奇。課綱與閱讀書目乍看充滿爭議性卻也同時引人躍躍欲試、興奮莫名——技術物的社會位置，甚至技術物的政治性質、道德效果？技術物怎可能有能動性？物何以、如何與人互動？

「人與物品，真有這麼大的不同嗎？」直到踏足遠距教室，親身透過音訊接收老師口中的字句，如此大膽的命題依舊令人難以置信，畢竟物品沒有知覺、更沒有意識——至少我們習於假設如此。

2

第一眼看來陽剛粗獷的老師與助教其實格外細心友善，每週至少一封郵件捎來悉心的說明、提醒，傳達鼓勵和關心，也懇切歡迎各種問題或疑慮。課堂上生動的例證、活潑的取材讓嚴肅生硬的哲學理論搖身一變成為觸手可及的日常實踐：從海德格的槌子作為肢體的延伸，到阻擋黑人進入紐約中央公園的高架橋設計；有提供「行動腳本」進而形塑人類行為的門板、也有絞鍊和汽車未繫安全帶的警告聲；自模型經歷數次更迭而逐漸定型的腳踏車，經胡賽爾對幾何學起源的探詢，到人與科技關係的分類學作為收束。

科技哲學理解與詮釋世界的方法著實令人耳目一新。哲學家不如社會科學家總從社會建構、人際網絡的角度思考世界的樣貌與運作模式，接著理所當然尋求翻轉體制或公民參與一類方法來解決問題，卻也並非全然揚棄這種架構，而是以此為基礎修正和擴充：例如將社會建構論應用在科技起源與影響的思考、或者在組織社會關係網絡時也將技術物一併納入考慮，仔細觀察「非人行動體」在歷史推進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釐清物擁有的特質、物與人的關係，開啟物的本質或政治性的討論。

這些哲學家的理論讓人驚訝地發現，幾乎所有用來解釋人類社會的理論都能夠應用在物質的世界，或者納入科技物作為系統的一部份。

3

「這樣有說服你嗎？」螢幕前的老師感到有趣地大笑。

我也笑了，「算是吧，雖然還是覺得哪裡怪怪的。」這是謊話—Heidegger、Don Ihde 和 Latour 睿智的假說、詮釋與演繹早已讓我五體投地、啞口無言—我只是掙扎著拒絕繳械，不想表現得服服貼貼如一隻失落的喪家犬。

4

這門課沒有鐘聲，沒有考試，沒有面對面的實體教學—是拜科技所賜用一連串電子訊號堆疊起來的、夏日的美好回憶。一群共同揮汗耕耘的人，用一個暑假的時間共同閱讀名篇、相互導讀，提問、評論，回還往復地探尋，討論愈來愈深入清晰、萌生更多待解的問題，是交相輝映的群星點點。多少夜晚，組員為著期末報告挑燈編修，同時培養出查找資料、發展論點，掌握重點、評析成果的紮實能力。如今回望，那位對長篇原文學術文章心生恐懼、不知從何下手開始導讀、鮮少發言畏縮無措的大一新生竟已不復存在。

影像與聲音跨越地理藩籬鏤在全班成員心底，萌生不具實體卻恆久長存的吊詭。橫飛的口沫、焦灼渴求的眼神、微微顫動的四肢停留在虛實之間，疑竇與解答漂浮在鏡頭前的日光

燈下，隨電腦間木門的開闔四散溢流。

5

週末的高鐵上，立起筆記型電腦螢幕、就著公共網路上起了老師額外加開的課外課。「這門課還留下許多待解的問題，」他在信中這麼說，「有興趣的同學歡迎在討論區留下你有空的時間！」

再一次，從遠處傳來的聲音與影像喚醒記憶：令人感到舒服的修課步調、一貫真誠親和的老師，還有盡心竭力、永遠 on call 的助教都久違地重新出現在螢幕前，如此熟悉又陌生。熟悉所以親切、陌生所以興奮。

終於走下計程車，映入眼簾是外婆家斑剝的紅牆，老爺鐘無力地搖晃鐘擺；映像管電視機的 RGB 訊號若有似無；水果刀隱身艷紅的進口蘋果旁反射著銳利的光芒。都是技術物：紅磚牆劃出聚落生活與自然生態系的界線，鐘錶是宇宙星體運行的微縮、電視是感官知覺的再現、水果刀是削尖了的食慾……技術物實實在在左右著人類行為、撼動著社會一無孔不入地。

課堂似乎從未真正結束。

6

陶皿、石英鐘、蒸汽火車、映像管電視、半導體晶片……多少技術物正緩步自遠方迤邐而來，拖沓地，踩著蹣跚的步伐走向人類的明天。人們需要知道的是，不論科技是人類獲得自由的羽翼還是囚錮自由的牢籠；不論是心智的外延、人與世界的中介還是感官的分靈體，技術無所不在，且我們從來無法獨立於技術、自外於技術而活，一味悲觀地視技術進步為威脅，人類只能落入手無寸鐵的下場。

技術可以是身體的延伸，一如工匠與槌；從被動、單點的暗箱視角到虛實之間的立體視鏡視角，技術使得觀看方式的轉變被具體彰顯；技術與政治糾纏，可以圖利資本家、可以觸

發核能動搖國家安危；技術用物質性或資訊性質的手段導引人類行為；技術物中介人與世界、社會與自然，甚至與人類共同構築出溝通有無的行動體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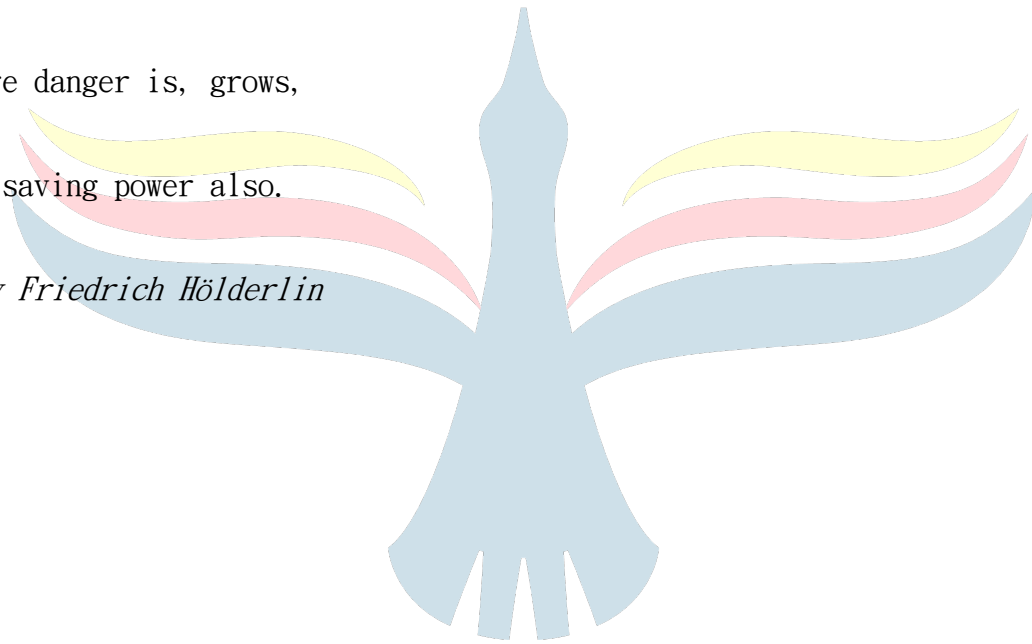
科技可以是大衛擊倒哥利亞的投石索，是革命的憑據、是翻轉霸權的基石。它暗藏的力量始終隱微。然而偉大。

7

Where danger is, grows,

The saving power also.

—By Friedrich Hölderlin



Summer Colle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